

張元夫著

孟子述聞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張元夫著

孟

子

題

聞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石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初版

孟子述聞

一冊

定價新臺幣

元正

著作者

張

元

夫

發行者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及
發行所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登記證：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

六經述聞序

易與詩書禮樂春秋，即是三代以前之歷史。今之六經，即是古之六藝。藝即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言。刪述六經，即是整理已往之歷史。孔子自衛返魯。年近七十。已知道之不行。刪詩書、定禮樂、修春秋、贊周易，是以人類之歷史爲己任也。觀已往而知現在。就現在則知未來也。子曰述而不作。是以歷史爲法也。

刪書斷自唐虞，即能徵之於事實也。堯舜以前，惟包犧之八卦、神農之耒耜、黃帝之衣冠，可信可徵。此外可信而無徵者，有徵而不可信者，皆置之不問，所以示信於天下也。仲尼祖述堯舜、憲章文武。是以堯舜文武之道，可以天下之法也。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即去其荒誕不經之談。子所雅言，雅言即能合乎人道之正也。刪詩書、刪即根據已有之典章、取其有關於家國天下者。觀其上下，則知其異同。就其前後，則知其原委。以爲未來之法也。尚書事關五代之歷史。亦即三千年前，唯一之信史。秦火而後，百篇之全文，雖不得而睹。就現在所有之各篇。亦可以證明歷史之演進、與民族文化之所由來也。詩即代表有周一代之歷史。就風雅頌前後之演變，而知家國之興亡，天下之治亂。已事無不至，義無不備。詩書禮義之府也，即徵諸事實，而能見之於行也。就詩書前後上下之不同，而知刪述大意之所在也。二典三謨，即是立政立教之大本。商盤周詰，言爲國爲民之大義。已言無不盡，道無不至。詩書即是研究中國政治，唯一之典章也。修春秋。修即就魯史之原文，修正其辭。因事以立文，文必須合於事實之真

相。因義以立名，名與義必須能以相符。名無不正，即是言無不順。言無不順，即是義無不合。春秋義在正名。名即示之於人，公之於天下也。失其義者，即失其名。德及天下者謂之帝。人人之所歸者曰王。王者即能以天下爲一家也。春秋是以親親爲本。親親之至，則天下一家。春秋是以尊賢爲主。尊賢之至，則中國一人。春秋是以天下爲公也。春秋無所謂中外之分。中外即是代表文野之不同。春秋是合堯舜禹湯文武之道，而一以貫之。

詩書春秋之大義，即是中庸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。贊周易、易指宇宙萬有之演變而言。陰陽互相以爲對待，即是時空互相以爲演進。八卦與六爻，即是代表空間與時間演進之不同。贊即引伸其意義。以窮天下之變也。易經已成中國之文化，基本之原則，爲一切學術之所由出。定禮樂，禮即義在能以自治自立也。樂即義在能以自主自動也。詩書之政，即禮樂之教也。中國所謂之禮樂，唯一之目的即是人與家、國、天下皆能自主自動，而能以自治自立者也。易與禮樂之道，可以互相爲證，即是中庸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。書之於冊者爲記。記而能傳之於後者爲傳。傳而可爲天下後世之法者，尊之爲經。六經之文雖簡。包括唐虞夏商周五代之歷史，觀其前後上下之不同，則知刪述六經大義之所在也。六經即是代表中國傳統之文化也。三代以前、國家之文獻，皆藏之官府。孔子以後，中國之政教學術。乃公之於天下。五千年來，歷代相承。雖治亂無定，興亡無常。國家能以永久存在。傳統之文化，有以使之然也。託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博切著明。即能以歷史爲法也。中國之文化，取法於物之所有之原則，而不執於物質已有之定律。以歷史爲法，而不限於歷史已有之成章。中國之歷史是以人道爲中心也。

中國文化唯一之優點。是有本有末。有先有後。六經之大義，即知其本也。易與詩書春秋之義，是互

相貫通。合而言之，卽是兩千五百年前，一部整個之歷史。六經之言，皆見之於行，徵於事實也。秦漢而後，誤於訓詁。學者執於文末。詩書之事實，只限於個人之言行。春秋禮樂，無一而不成爲理論之文章。刪述之大義，爲之不明。今根據六經之原文，就其前後上下之意義。互相證明。略加解釋。六經之大義，爲之一新。唐虞夏商之政教，有周一代之歷史，無一不明。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之大義，亦昭然若揭。就已有之典章。陳列已往之事實。觀其前後，則知其原委。就其上下，則知其得失。後有作者，縱極神聖，無以加矣。

孟子述聞

序言

孟子七篇，是以梁惠王章爲首。亦有仁義而已矣。仁者人也，合而言之道也。義與我，古音相通。仁義即是我我共同之大道。王何必曰利，孟子是以王道爲主也。王道即能推己以及人也。孟子非不言利。以義爲利，即以共同之利爲利也。梁惠王後，繼以公孫丑。公孫丑以下，言王道也。王道在能得其人也。得其人，則能行其道也。公孫丑後，繼以滕文公。滕文公以下，言王政也。王政在能得其道也。得其道，則能行其政也。滕文公後，繼以離婁。離婁以下，言爲政之道也。政在能善推其所爲也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即能以歷史爲法也。離婁之後，繼以萬章。萬章以下，言爲政之人也。世與世不同。道與道有異。天下爲公之大義，是永久不變。萬章之後，繼以告子。告子以下，言人與物之不同。人即能自主自動也。能自主自動，則能以自治自立也。告子之後，繼以盡心。盡心即能盡爲人之道也。不仁哉梁惠王也。已失爲人之道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王者即義在能以正名。其間必有名世者。即得其人，則能行其政也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不可得而見也。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。是以孔子而傳。孔子不可得而見也。而夫子之道。是以孟子而加以光大。

孟子述聞

目錄

六經述聞序	一
孟子述聞序言	一
梁惠王上	一
梁惠王下	一二
公孫丑上	二二
公孫丑下	三三
滕文公上	四三
滕文公下	五二
離婁上	六二
離婁下	七四
萬章上	八六
萬章下	九五

告子上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
告子下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盡心上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盡心下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
梁惠王上

『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『叟不遠千里而來。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』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士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上下交征利。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弑其君者。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家。必百乘之家。百乘之家。必十乘之家。十乘之家。必五乘之家。五乘之家。必二乘之家。二乘之家。必一乘之家。一乘之家。必無乘之家。無乘之家。必無室之家。無室之家。必無土之家。無土之家。必無財之家。無財之家。必無義之家。無義之家。必無利之家。無利之家。必無親者也。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『仁義而已矣。何必曰利？』』

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，是以利己之利爲利也。王何必曰利，即不以一己之利爲利。亦有仁義而已矣，仁即能推己及人。義即能以共同之利爲利。義與我古音相同。大仁大義，即是大人大我。仁義即是人我共同之大道也。我欲利吾之國，人亦欲利人之國也。我欲利吾之家，人亦欲利人之家也。我欲利我之身，人亦欲利人之身也。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，即人人以利己之利以爲利也。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，即互相爭奪以爲能也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。仁則不遺其親也。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義則不後其君也。王亦曰：『仁義而已矣。何必曰利？』孟子非不言利，是以共同之利爲利也。戰國之時，功利主義，盛行於世。人與人爭，家與家爭，國與國爭。所爭愈烈。即是天下愈亂。孟子以梁惠王章爲首。是以人我共同之大

道，而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法。卽知其本也。王道迂闊而莫爲。德不足以服人也。德不足以服人，故以智相尙。智不足以服人，則以力相尙。以力相尙，則殘殺爭奪，無所不爲也。

『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。顧鴻雁麋鹿。曰：賢者亦樂此乎。孟子對曰：賢者而後樂此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詩云，經始靈臺。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。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。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。鹿鹿伏伏。麇鹿濯濯。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。於物魚躍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。而民歡樂之。謂其臺曰靈臺。謂其沼曰靈沼。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。故能樂也。湯誓曰。時日害喪。予及汝皆亡。民欲與之皆亡。雖有臺池鳥獸。豈能獨樂哉。』

賢者卽能以家國天下爲公也。樂卽人之所同好也。賢者，而後樂此，卽能與人同樂。不賢者，雖有此不樂也。卽獨樂其樂。文王與民同樂，故民亦以文王之樂爲樂也。時日害喪，予及汝偕亡。指夏桀而言。卽獨樂其樂也。民欲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。國家乃人之所公有也。非任何一人所得而私也。

『梁惠王曰：寡人之於國也。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。則移其民於河東。移其粟於河內。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。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。寡人之民不加多。何

也。孟子對曰。王好戰。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。兵刃既接。棄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後止。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。則何如。曰不可。直不百步耳。是亦走也。曰王如知此。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。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。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。不可勝食。材木不可勝用。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。養生送死無憾。王道之始也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。無失其時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。勿奪其時。數口之家。可以無饑矣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弟之義。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。黎民不饑不寒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。塗有餓莩。而不知發。人死則曰。非我也。歲也。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。曰非我也。兵也。王無罪歲。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』

盡心焉耳矣，是以已盡爲政之道也。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，是以民之所無者，食於民之所有者。非真能盡爲民之道也。不違農時，數罟不入洿池，斧斤以時入山林，即能合於爲政之道也。養生送死無憾，即能盡爲民之義也。王道之始也。王道是以民爲主也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。即以民生爲重也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弟之義。頒白者，不負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。黎民不饑

不寒。即能盡爲人之道也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王者即是民之所歸也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。塗有餓殍而不知發。即無愛民之心也。人死則曰，非我也，歲也。即諉之於天也。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非我也，兵也。王無罪歲，即能以自反也。斯天下之民至焉，即能實行王者之政也。

『梁惠王曰。寡人願安承教。孟子對曰。殺人以梃與刃。有以異乎。曰無以異也。以刃與政。有以異乎。曰無以異也。曰庖有肥肉。廄有肥焉。民有飢色。野有餓殍。此率獸而食人也。獸相食。人且惡之。爲民父母行政。不免於率獸而食人。惡在其爲民父母也。仲尼曰。始作俑者。其無後乎。爲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。』

願安承教。即對於孟子所言，亦有動於中也。殺人以梃與刃，無以異也。殺人以政，尤甚於殺人以梃與刃也。率獸食人，即人不如物。獸相食人且惡之，即不忍其相食也。爲民父母，有應盡之義也。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已失爲政之道也。惡正其爲民父母也。失爲政之道，即失爲君之義也。始作俑者，俑即木偶。其無後乎，即用之於葬也。爲其象人而用之也，即違反人道之義也。如之何使斯民飢而死也，失爲君爲政之義，即失立家立國之道也。梁惠王知之而不能行。孟子能直言不隱。毫無顧忌。亦非秦漢而後，所能及也。

『梁惠王曰，晉國天下莫強焉。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。東敗於齊。長子死焉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。南辱於楚。寡人恥之。願比死者壹洒之。如之何則可。孟子對曰。地

方百里。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。省刑罰。薄稅斂。深耕易耨。壯者以暇日。修其孝悌忠信。入以事其父兄。出以事其長上。可使制梃。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，以養其父母。父母凍餓。兄弟妻子離散。彼陷溺其民。王往而征之。夫誰與王敵。故曰仁者無敵。王請勿疑。』

東敗於齊，南辱於楚，是以利己之利爲利也。寡人恥之，如之何則可。意在以力服人也。地方百里，而可以王。王者即能爲政於天下也。王如施仁政，仁政是以民爲主。省刑罰、薄稅斂、深耕易耨。即以民生爲重也。修其孝悌忠信。事其父母長上。即知其本也。可使制梃，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。——即舉國一致，上下一心，則戰無不勝。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，彼陷溺其民，即反其道而行之，王往而征之，即名正言順。夫誰與王敵，即無人與之爲敵也。仁者，無敵，王請勿疑。仁者即能以德服人也。

『孟子見梁襄王。出語人曰。望之不似人君。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。天下惡乎定。吾對曰。定于一。孰能一之。對曰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孰能與之。對曰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夫苗乎。七八月之間旱。則苗槁矣。天油然作雲。沛然下雨。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。今天下之人牧。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。則天下之民。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。民歸之，由水之就下。沛然誰能禦之。』

天下惡乎定，定即能以相安。定於一，即无所爭也。孰能一之，不嗜殺人者能之。即能行爲民之政也。孰能與之，天下莫不與也。即居其位者，得其地也。莫不能之。七八月之間旱，則苗槁矣。指民生之憔悴而言。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即乘其時也。則苗淳然興之矣。民生之憔悴愈甚，即人心之思治愈切。孰能禦之，即無所阻也。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，即以利己之利爲利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即能行仁者之政也。天下之民，皆引領而望之。言无所歸心之人也。如水之就下，沛然莫能禦之。即人心同以爲然也。

『齊宣王問曰。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。』孟子對曰。仲尼之徒。無道桓文之事者。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曰。無以則王乎。曰。德何如。則可以王矣。曰。保民而王。莫之能禦也。曰。若寡人者。可以保民乎哉。曰可。曰。何以知吾可也。曰。臣聞之胡龔曰。王坐於堂上。有牽牛而過堂下者。王見之。曰牛何之。對曰。將以鬻鐘。王曰舍之。吾不忍其觶觶。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對曰。然則廢鬻鐘與。曰何可廢也。以羊易之。不識有諸。曰有之。曰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爲愛也。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王曰然。誠有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。我何愛一牛。即不忍其觶觶。若無罪而就死地。故以羊易之。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。彼惡知之。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。則牛

羊何擇焉。王笑曰、是誠何心也。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曰無傷也。是乃仁術也。也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。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厨也。王說曰。詩云他人有心。予忖度之。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。反而求之。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。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合於王者何也。曰有復於王者曰。吾力足以舉百鈞。而不足以舉一羽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。而不見輿薪。則王許之乎。曰否。今恩足以及禽獸。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。然則一羽之不舉。爲不用力焉。輿薪之不見。爲不用明焉。百姓之不見保。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。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曰不爲者。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。曰挾太山以超北海。語人曰、我不能。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。語人曰我不能。是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。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。王之不王。是折枝之類也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刑于寡妻。至于兄弟。以御于家邦。言舉斯心。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。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。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及禽獸。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。權然後知輕重。度然後知長短。物皆然。心爲甚。王請度之。抑王興甲兵。危士臣。構怨於諸侯。然後快於心與。王曰否

。吾何快於是。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曰王之所大欲。可得聞與。王笑而不言。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。輕煖不足於體與。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。聲音不足聽於耳與。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。王之諸臣。皆足以供之。而王豈爲是哉。曰否。吾不爲是也。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辟土地。朝秦楚。莅中國。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猶緣木而求魚也。王曰若是其甚與。曰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。雖不得魚。無後災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盡心力而爲之。後必有災。曰可得聞與。曰鄒人與楚人戰。則王以爲孰勝。曰楚人勝。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。寡固不可以敵衆。弱固不可以敵強。海內之地。方千里者九。齊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。何以異於鄒敵楚哉。蓋亦反其本矣。今王發政施仁。使天下仕者。皆欲立於王之朝。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。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。行旅者欲出於王之塗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。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孰能禦之。王曰吾惛。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。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。請嘗試之。曰無恒產。而有恒心者。惟士爲能。若民則無恒產。因無恒心。苟無恒心。放辟邪侈。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。然後從而刑之。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。罔民而可爲也。是故明君制民之產。必使仰足以事父母。俯足以畜妻子。樂歲終身飽。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。故民之從之也